絜齋家塾書鈔

八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絜齋家塾書鈔卷八

宋　袁燮　撰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前後之說者多矣或以為兩處必有一誤或以為觀兵於十一年要之觀兵者為是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書中所言如此豈非

觀兵之事武王猶庶幾紂知悔也而紂畧無悛改之心方且安然而居所謂惟紂罔有悛心乃夷居是也此武王所以有孟津之誓也伐紂雖在十三年然當其觀兵之時伐商之心葢始於此所以孔子定爲十一年春秋之法也一月戊午此即十三年之一月孔子書法甚嚴觀書一月便可見不曰正月而曰一月正者正也是時無王不得爲正故不稱正而稱一其嚴如此則十有一年豈得不嚴乎十一年者武王之

十一年也古者國君即位則稱元年雖稟天子正朔
而其國自有元年矣如春秋隱公自有隱公之元桓
公自有桓公之元若使諸侯不得稱元年則春秋之
作孔子自當以周之正朔為本矣何以書魯之年如
注家之說以為周自虞芮質厥成諸侯並附以為受
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畢謂之十一
年此却不然紂在上文王豈有自稱王之理此特武
王即位之十一年爾如退以示弱之語亦不然是以

後世之心量度古聖人之心也其解一月戊午謂十

三年正月更與諸侯期而共討紂此却是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

御事庶士明聽誓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

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孟津河側之地是時猶未渡河次篇則既渡河紂都

于河北渡河則逼近國都矣是時武王尚未為主故

謂諸侯為友邦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此是說人君之職分桀紂之所以失天下為其不知此道理也湯武之所以征伐為其知此道理也萬物盈於宇宙之間皆天地之所生人亦天地間一物爾而惟人最靈大抵稟氣之全者則為人稟氣之偏者則為物惟全故明惟偏故昏靈者言其有所知也然至於聰明則又不止於靈人孰不靈雖小夫賤隷所謂靈者固自在然盡得

這靈方纔是聰明有此靈而不能盡之豈能至於聰
明也惟亶聰明之人方可作元后方可為民父母蓋
吾之德高出乎天下之表所以能父母斯民苟我與
衆人等其何以為民父母乎聰明二字不可不看目
視而耳聽此耳目之聰明也此心之聰明亦當如視
聽之審然至於為不義有過失則何異無目之人自
投陷阱之中乎此非其本若是也不能盡此靈故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

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岳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人之有此靈猶天之昭昭之多地之一撮土之多水之一勺山之一拳石也然須至於無窮處始得故曰凡有四端於我者知皆擴而充之矣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保妻子有此萌蘖要必能充而盡之故人君之聰明不可以不養也以堯舜之聖而猶兢兢業業堯舜何為而兢業也所以養其聰明也以成湯之聖而不

邇聲色不殖貨利成湯何為而不邇不殖也懼其昏
此聰明也故親近端人正士黜遠讒佞小人不敢有
邪思妄念不敢有嗜慾宴逸皆所以養其聰明也惟
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以欲與聰
明對言有欲則不聰明也蓋有欲則昏安得聰明雖
然所謂聰明有小有大一事一物之聰明是察慧也
非聰明也且漢宣帝魏明帝非不聰明也宣帝之智
何所不知然至於趙蓋韓楊之誅果可謂之聰明乎

使其聰明則若此忠直之臣豈可加戮明帝日晏坐朝幽枉必達然至於用刑慘酷天性褊急當其慘酷褊急之時所謂聰明者果安在哉此皆非所謂亶聰明者也亶之為言信也實也確然能盡得聰明之德故謂之亶桀紂之所以大亂只為不聰明之故人主不聰不明天下安得治故武王舉此以數紂之罪而湯誓亦曰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皆所以言人君之職分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宫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婦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盗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弗敬上天此一句是紂萬病之根源人主居億兆之上其大於君者惟天而已莫大於天而猶不知敬焉

則於其他乎何有雖然武王數紂之罪如沉湎冒色
敢行暴虐焚炙忠良刳剔孕婦之類固其罪之不可
逃者至於官人以世亦以為罪而併數之何哉蓋此
事雖若不甚計利害而實有大利害何則只論其世
而賢不肖皆不論矣但是父為此官則子繼之孫又
繼之賢乎不肖乎不問也人主治天下至於賢不肖
無辨天下將若之何一則是沉湎冒色昏迷而不知
一則是怠惰苟且不復加意此其所以為罪也詳觀

武王所以數紂之罪夫紂其初亦豈意至此哉只緣一味沉湎于酒荒淫女色是以昬迷其聰明雖紂亦有所不自知也今須看許多節次方纔見紂所以不可為者且如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當時如伐崇乘黎之類皆黨紂為惡者而征伐加焉紂亦可以悟矣而曾不知懼至於武王以爾友邦冡君觀政于商其勢甚迫矣而紂罔有悛心亦且安然而居至於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以宗廟之祭物而敢盜之所

以侮其上者亦甚矣而方以為吾有民有命略不懲戒既是如此其何望乎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人主苟不理會祭祀何以治天下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試思敬承祭祀此心如何不理會祭祀其心又如何則可見矣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以臣伐君安得謂之無罪救民水火非有利天下之

心又安得謂之有罪武王以爲謂之有罪乎吾不知也謂之無罪乎吾不知也有罪無罪我皆不暇知我惟行吾志而已矣志者吾之本心也古人舉事皆先定其志其志一定順而行之罔敢越焉故武王伐紂舉此心以伐之也曷敢有越厥志惟湯武之征伐爲然漢高帝以匹夫得天下猶庶幾焉魏晉而下欺人孤兒寡婦以得天下者反求其本心果若是乎湯武之征伐皆斷之以吾心若初心如此而所爲則不然

是為越厥志也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武王言吾今日之舉非苟然也吾之所以反覆籌度之者蓋至矣既度其力又度其德又度其義三者皆勝而後可一不備焉便不能成事今受雖有億萬人而人各有心我之三千人皆只一心其形雖衆其實甚寡則力與德勝矣力與德既勝又須當度其義理

之如何今商罪貫盈天命誅之則義又所當為也夫義精微而難明自常人度之以臣伐君謂之不義可也然紂以逆天理之故所以天命誅之今我不奉行天罰則是我逆天理也紂不順天而得罪我不順天其罪將與之均所以伐紂之舉非吾之私意也義所當然也夫伐紂似為不義而武王乃若是觀之則知武王之察之也熟矣受之人億萬心周之人惟一心學者須當致思紂何故致得人心如此武王又何故

能使人心如此只緣我之心一則人之心亦一我之心不一則人之心亦不一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我所為合於義義理人心之所同然也自然是一心所為不合於義則一人謗之一人毀之欲其一心得乎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於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厎天之罰

武王伐紂豈輕易哉蓋有不得已焉爾湯曰慄慄危

懼武王曰夙夜祗懼犯天下不韙之名為此征伐之
舉是誠可懼也觀受命文考一句則知伐商者實文
王之心也後世以私意小智妄測度聖人遂以湯武
之事而每致疑焉其實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易
地則皆然武王之伐商即文王事商之心也使文王
當武王之時則亦取之矣只緣當文王時紂未甚無
道所以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然而武王之伐乃
受文考之命爾東坡武王論以為武王觀兵孟津而

歸紂若改立君武王之待亦若是而已矣其言非不美然而天下豈有此理以臣伐君而尚有北面事其子孫者乎魏晉而下固有避篡弒之名而為受禪之舉者然其後終不能兩立若是湯武不可伐只是不伐若理所當伐只得革命非吾有利天下之心也理所當然也類者祭天之名宜者祭地之名德與天似謂之類德與地合謂之宜吾今日之舉既是受命文考及祭上帝而又類於上帝矣祭冢土而又宜於冢

土矣於是以爾有衆底天之罰蓋天罰所宜加吾特
從而致之故謂之底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
海時哉弗可失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人只是一箇道理
天即民也民之心即天之心也天未嘗不矜憐下民
令民皆去商而歸周則天必從之矣後世用兵只是
一時間掃除天下之亂古人用兵不止一時所謂永

清四海自今以往四海蓋永永清靜以至無窮也時哉弗可失非曰及紂無道乗此時汲汲而取之如功利者之説晉武取孫皓以為吳人改立君則難圖矣此是後世之心聖人之心不如此天下事皆自有時理所當為而為即時也理當為而不為則謂之失時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此蓋時之大者也夏葛冬裘渴飲飢食此時之小者也然而一道也古之聖人不先時不後時時手未至雖欲為之不可得時乎已至

雖欲不為亦不可得矣文王三分天下有二以服事商時也武王大會孟津為此征伐之舉亦時也觀孟津之誓不期而會者八百國武王又未嘗號令與人期約而人心翕然如此則其時豈可失哉時便只是這道理易所謂時義者也禹稷三過其門不入顏子居於陋巷亦只是時學者當精講之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

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惟受罪浮于桀剝喪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

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紂都河北越孟津而北則次于河朔上篇總而告之及于友邦冢君中下篇所告特西土爾盖西土人素服吾之號令整齊其在我者則他人不必告吾人凶人相去甚遠吉人是十分好人凶人是十分惡人故其為善也猛為惡也猛若是不上不下之人為善也無力為惡也無力惟日不足者言其常覺日之不足也吉人勇於為善惟日不足凶人勇於為惡亦惟日不

足紂所謂凶人為惡亦惟日不足者也觀力行二字
便是日不足之意便見紂所以不可為者使紂為惡
未至如此之甚則猶可救藥惟其為惡之力惟日不
足無可復救者所以不得不為征伐之舉也使紂移
其為惡之力而為善誰能當之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此是説人主職分即前所謂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
民父母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之意也朕夢協朕
卜夢與卜皆善也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

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夢寐之吉所謂動乎四體也卜筮之吉所謂見乎蓍龜也蓋聖人與天爲一所以先知之夢寐之間自有與王之象受有億兆夷人夷等也皆言是平平底人治亂之謂亂此亦只是紂有人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之意前總言三千之衆此只說十人此是武王同心德者周公伐三監亦有十夫予翼蓋舉天下大事無此等治亂

之才如何了得周親微子微仲王子比干之徒也紂雖有周親而不能用吾有仁人而能用之此商之所以不敵也夫有周親不能用而所用者乃夷人賢者皆不與之同心同德不亡何待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即所謂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耻之也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

覺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如已推而納之溝中伊尹王者之佐其自任者猶如此況於武王聖人以其身任天下之重百姓有過皆一人之責也今紂在上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民之為惡者蓋衆矣則今豈得而逃其責哉然則武王之伐紂也所以脱民於罪戾也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武王何為而知天之滅紂以民心而知之也觀民心不歸商而歸周則天命之不歸商而歸周可知也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欲觀三代用兵請看數句誅其君而弔其民此三代用兵之法也所謂取彼凶殘特誅其爲惡之甚者爾後世用兵無罪而死者何限非殲厥渠魁之義也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用兵天下至難之事也稍不戒謹便致敗辱豈可忽哉所以寧懷非敵之憂不可無所畏憚一德一心者

葢用兵須是心德之一乃可有一人心德之不一三軍之士便皆解體觀後世用兵以心德不一而致敗禍者則聖人必嚴於誓師其慮遠矣紂所以致敗只緣心德不一觀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可見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廵六師明誓衆士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斮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

戮毒痡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屛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此是將交兵故又從而誓之武王之誓一則是欲明吾所以用兵之意一則是欲勉軍士之心其數紂之罪則又欲明紂之所以得罪於天不可不伐者也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孜孜二字有無窮之意欲其勉勉不已也武王之師不是專尙勇敢勇則固

當勇矣然其心不孜孜則勇特一時而不能繼豈必
勝之道哉故必戒之以孜孜惟孜孜所以恭行天罰
祝降時喪祝斷也言天之喪商蓋斷然也湯武之征
伐以桀紂既斷然得罪于天其喪無疑然後用兵焉
若有一分尚可救豈敢便用兵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
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
殲乃讎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

迪有顯戮

紂在上嚴刑峻法重賦厚斂所以虐民者多矣故曰乃汝世讐尚迪果毅迪蹈也凡書中言迪皆訓蹈蹈者踐履之謂也若心知其當果毅而不能行何以為迪看泰誓三篇須當看他次第節目三篇之書至此方說賞罰蓋未用兵之時無用賞罰到交兵之際賞罰不可不嚴驅三軍冒矢石之下不有厚賞誰肯向前不有顯戮誰不退避湯之征桀曰予則孥戮汝罔

有攸赦亦此意也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文王有光顯之德自當誕受天命我今日伐紂而勝則是我文考之力若伐而不勝卻無預我文考事乃予一人之不善也以武王伐紂安有不勝之理然萬一不勝則是予一人無良汝軍之衆其可不自勉而

使吾逭無良之責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外又有守衣裝者十人樵子五人汲子五人炊子五人總為百人三百兩則三萬人也注家只舉步卒之數以為凡二萬一千人失之矣於三萬人之外又有虎賁三百人所謂如虎如貔如熊如羆直是有力如虎者也此是人主左右之人觀立政所言王左右常伯常任

準人綴衣虎賁則其爲左右之人也明矣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

三軍之衆由中軍之指麾或進或退或左或右皆視中軍而爲之逖遠也遠矣西土之人勞來之也有邦

冢君諸侯也司徒司馬司空三卿也天子六軍故六卿大國三軍故三卿次國二軍則二卿小國一軍則一卿爾亞謂亞於三卿者旅衆也此又亞者之旅也行軍之法即井田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一卒一百人則有爲之長者就十長之中又擇一人爲千夫之長此即比閭族黨之法而推之爾泰誓上一篇兼告友邦冢君中下二篇只及西土至此則雖庸蜀羌髳微盧彭濮小國之諸侯亦并誓焉盖陳于

牧野兩軍交鋒萬民所係其中有一人不齊心并力
便足以致敗此豈小事哉所以須着都用誓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
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
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
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
惟恭行天之罰
此言商王專是淫于女色大抵人心不過昏與明爾

清心寡欲則此心常明邇于聲色則此心安得不昏商王既惟婦言是用故到處皆昏棄肆祀而弗答亦昏也遺王父母弟而不迪亦昏也所以都下一昏字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古者五尺為步不過六步便止而齊焉伐刺擊也或四伐或五伐或六伐或七伐止而齊焉所以如此者欲其嚴整故也蓋行列部伍不可少亂少亂便足以

致敗古人用兵只是不可敗纔不可敗便是勝也又隊伍中或一人被傷必須一人補之所以須用常常

整齊

朂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朂哉夫子爾所弗朂其于爾躬有戮

迓迎擊也言紂之衆有來奔我者勿迎擊之恐勞役我西土之人也斯言一出亦所以使敵人知其奔來者吾善待之其于爾躬有戮觀此一句便可以見周

家損益二代處甘誓言予則孥戮汝湯誓亦言孥戮
至此乃只戮及其身孥戮者終失之太嚴戮及其身
者方纔是固非武王勝于湯也時節到此方纔區處
得盡故曰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只此一
事亦可見今觀泰誓三篇牧誓一篇以武王伐商而
誓其師者凡四焉此處學者須當子細看且以武王
所言觀之紂之惡可謂貫盈天地之所不容天下人
心皆離商而歸周以武王伐之不啻如秋風之掃枯

桀高屋之建瓴水甚易為力也而武王之誓諄諄如此且其言曰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又曰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凜凜若崩厥角又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其戒謹恐懼之心至于如此武王豈私憂過計哉於此可以見武王用兵之心驅三軍之衆冒矢石之下此豈易事若以為易而輕之有簡忽輕易之心便非聖人之心兢兢如臨深履薄此特

見于用兵之間爾有一毫簡忽慢易之心如何能致勝紂之所以得罪于天只緣不敬武王恭行天罰苟有不敬之心則與紂一般何以勝紂哉故曰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吾不與也必也臨事而懼好謀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齋戰疾觀武王之誓所謂臨事而懼者歟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無一毫虧欠之謂成武成者言其武功無一毫之虧

欠也自秦漢以後用兵者皆不足以言成以漢高祖而尚為流矢所中幾死烏在其為成也哉觀其與項羽戰敗者數矣纔敗便不可謂之成武王之始用兵也紂率其旅若林而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更不勞餘力及其既伐紂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無一人敢有異意而偃武修文歸馬放牛又非務為窮兵黷武也是果成乎果有虧欠乎古人凡事皆要到成處内而正心修身外而治國平天下不至於成不

已也如孔子之聖必至於集大成大禹之治水必至於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方謂之成允成功有毫釐不到處非可以為成矣往伐言其始往之時也歸獸言其既歸之事也識記也武成之作所以記武王之政事也注家謂記識商家善教以為法此亦在其中書言乃反商政政由舊蓋反紂之暴政用商先王之仁政所謂惇信明義崇德報功皆商先王之舊政武王

舉而行之故謂之記識殷家善教以為法亦可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於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朔旦月死至初三日生明旁死魄初二日也言其旁近死魄之日也越翼日癸巳即哉生明不曰哉生明而以癸巳書者下既有哉生明故上變文作史之法

也其實武王伐商自正月初三日往伐至四月初三
日歸于豐實以初三日往而先曰一月壬辰旁死魄
下始於癸巳書者記識法也文王都豐武王旣誅紂
復歸於舊都猶湯旣黜夏命復歸于亳也偃武修文
之事此特言其略其詳見樂記天生五材民並用之
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天下雖已定武王豈能盡棄兵
而不復用乎曰武王之爲此也所以安天下反側之
心也方紂在上不特紂爲惡當時之黨紂爲惡者衆

矣武王既已誅紂苟猶窮兵而不已焉則人心疑疑
則禍亂豈有既耶故武王以此示天下使天下曉然
知吾之不復用兵也武王果盡屏而去之哉記曰倒
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包而藏之一旦有急固可取而
用之也曰歸馬放牛歸而放之及其欲用固未嘗不
在也特欲以偃武修文之意示天下惟此意不能自
明故為倒載干戈歸馬放牛之事以此意示之爾觀
其示天下弗服之語則可見矣唐穆宗時蕭俛段文

昌以兩河底定武不可黷乃偃革尚文謂之銷兵既而强盜蜂起名慕烏合卒以取敗是皆膠於古人之陳言而不深知古人之意也武王之偃武修文非如蕭段輩盡銷而去之也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邦甸侯衛而不及男采者舉上下以包其中也駿奔走執豆籩言其皆來助祭也所謂殷士膚敏祼將于

京是也焚柴告天望祭山川而大告武成猶所謂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是也既生魄四月十六日也上自庶邦冢君下及百工皆受周之命令前乎此猶商家之臣至是皆受周家之命令則為諸侯者皆為周家之諸侯為百工者皆為周家之百工矣至於此武功其尚有一毫之不成乎湯武之征伐不道誅其君弔其民盖彼大無道天下之所不容人民之所不與故奉天命因人心從而伐之既誅其君矣吾之責

盡矣然後復歸于舊都故既黜夏而歸于亳武王既伐紂而歸于豐豈有一毫利其土地人民之心哉自秦漢以後破人之國都便據而有之自立為天子湯武之征伐曷嘗如此湯歸于亳而天下之心自不舍湯武王歸于豐而天下之心自不舍武王今觀武王歸豐之後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武王非有命令也非有期約也而天下自翕然戴之以為君既是天下自歸吾然後不得已

而起因而命令之爾所謂感而後應廹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聖人真箇是不得已而爲之其征伐也非有意征伐也其爲天子也非有意爲天子也苟有一毫私意於其間豈足爲聖人也哉是故堯舜之揖遜湯武之征伐其揆則一盖同歸於無私心焉爾學者讀書非徒欲以觀聖人之事固將以求聖人之心如復歸于亳自商至于豐看此處便可以識得湯武之心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

三代之王皆積德而後興商自契而至成湯有天下周自稷而至武王有天下其所積累皆非一日大抵積累而興與匹夫崛起者不同自漢以後皆是崛起者烏有所謂積累之素哉武王言此蓋謂我周家之

積德其所由來久矣先王后稷也后稷稱王追王也
追王太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詩言
玄王桓撥謂契契旣稱王稷安得不稱王周家建邦
啓土始於后稷故從而追王之至公劉則克篤前烈
至太王則王業於是乎肇基矣觀其去邠之日邠人
曰仁人也不可失也從之者如歸市則人心已是歸
周觀其迺立皐門皐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則
規模廣大已有王者氣象所以伐商雖是武王而曰

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蓋當大王時天命固已有去商歸周之漸矣此所謂肇基王迹也王季勤勞於王家至文王而其功始成強大之邦非國勢強盛兵威振耀不足以致其服從故曰畏其力而德固在其中也小邦則不必說力故以懷其德言非謂待大邦則專以力而無事乎德也文王九十七乃終彼其受命而為諸侯當已五六十年而謂之九年何哉或者以為文王受命稱王九年天無二日民無二王紂既在上

文王安有自稱王之理此俗儒之論理決不然然則曷謂九年蓋方文王之初年紂亦未大無道及其後也天下之心皆去紂而歸文王觀虞芮質成則當時朝覲者謳歌者獄訟者皆不之紂而之文王所謂三分天下有其二豈天下分裂而據有其二哉近紂而廹於其威力者固不得已而從紂其他二分紂之號令已自不行了天下人心莫不歸之文王如是者蓋九年矣故曰惟九年大統未集誕膺天命以撫方夏

大抵聖人之觀天命亦只自人心而占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民心既歸天命可知今人心皆去紂而歸文王此所以為文王之誕膺天命也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

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
神羞
大抵聖人之舉事苟無歉於吾心則質之天地鬼神
而不愧不怍且如後世之用兵者皆只是貪其土地
利其人民以為己私爾既有此心却如何可以對越
上帝湯之伐夏也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
上天神后請罪有夏武王之伐商也亦徧告皇天后
土名山大川使聖人有一毫私意則如何敢對天地

鬼神言之無愧學者觀此可以知湯武用兵果非有富天下之心矣華夏蠻貊罔不率俾與夫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此皆非後世所有之事且以武王之爲是舉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雖庸蜀羌髳微盧彭濮遐方小國莫不畢至後世用兵有此事乎雖有從者皆只是强迫脅之然亦豈能使華夏蠻貊無不率俾獨漢高帝之起北貊燕人來致梟騎助漢猶有古意自時厥後則無有矣耀兵以臨人之國都宜其驚惶

失措奔走逃避之不暇而篚厥玄黄以昭我周王之
德所謂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簞食壺漿以迎
王師後世用兵有此事乎獨漢高帝寛仁大度父老
争持牛酒獻享軍士自此以後則又無矣觀華夏蠻
貊罔不率俾惟其士女篚厥玄黄這方是天討方是
王師夫人心之服至於如此可謂至矣常人於此誰
不有侈然自大之心而武王方且不敢以為足曰惟
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以為我今告

天地神祇而行我若不勝神亦預有辱焉兢兢然若有所不足者詳味此處便可以見聖人之心若有一毫侈然自大之念非聖人之心也此一段與前所言歸馬放牛之事若不相類然此乃武王告羣后之時述其前日用兵之事以為吾前日所以告天地山川之辭如此而說書者以其不類從而移易焉失之矣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

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自無作神羞以上是述當時告天地山川之辭自此以下是說當時用兵之事陳于商郊在國都之外也武王陳兵于商郊受師如林之旅來牧野會戰無有與武王敵者反倒戈自攻其後孟子所謂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師其子弟攻其父母自生民以來未有能濟者也紂之衆視紂如仇讎而視武王如父母天下豈有師其子弟攻其父母者

乎此其所以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也此其所以血流漂杵也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若是三代用兵斷無此事但此書所言非武王之師攻紂乃紂之衆自倒戈而致此也孟子之意深恐人把作武王看了所以如此說若把作武王看則此書斷不可信既是紂之衆自倒戈以攻則確然可信也夫用兵以征伐而能使敵人自攻真王者之師哉武

王誓師之辭曰受有人億萬惟億萬心予有人三千惟一心又曰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紂師如林之旅可謂衆矣然眼前雖看見如此之衆其實人各有心既是心腹腎腸各自不同却如何可用學者須當看武王何故能使天下爲一心紂何故致得人各有心此無他只緣武王做得是紂做得不是理義人心之所同然吾之所爲合於理義則感得天下理義之心可使之爲一在我者無

理無義而何以一天下之心哉此處當精思武王先
為觀兵之舉後復與紂戰而曰一戎衣天下大定者
盖其始雖觀兵實未嘗用後方與紂戰于牧野此所
謂一戎衣也

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
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列爵惟
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武王既滅商初未嘗自為政事但只去紂之政反而
復歸商先王之善政而已葢商先王之政即堯舜之
政也紂悖而違之武王反而復之夫何求哉自釋箕
子囚以下所謂商之舊政不過如此賢者所當尊用
紂或囚之或殺之或棄之武王則釋其囚封其墓式
其閭貨財所當與天下共者紂斂而藏之以奉一己
武王則散之發之皆所以反商政而由其舊也散財
發粟之事當時固嘗散發矣然所散發止及其近者

何以及遠當時必是於租賦蠲除了蠲除租賦固所以予之也觀大賚于四海一句可見若是只散發得國都之內如何能賚四海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爵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三者封國之制也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即孟子所謂尊賢使能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周禮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古者賢能嚴其辨蓋天下賢有德之人未必能辦事而才能足以集事者又未必皆有德所以古人兩者兼

用未嘗偏廢焉後世人才難得皆此處錯了只求其正當而有才能者未必用或只取其才能而正當者又棄而不録皆失之矣五教即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人之所以為人以其有是倫也人倫一日不明則與禽獸無異所以武王重之食與喪祭亦其所重者也民以食為命喪以謹終祭以追遠烏可不重大抵天下之所輕重視朝廷如何朝廷以為重則天下亦以為重朝廷以為輕則天下亦以為輕惇信者凡朝廷

政令之類皆欲其有信故須當厚之義是正當道理
凡事豈可不合道理吾能使之皆合道理顯然昭著
于天下民皆目擊心喻是之謂明有德者雖未必能
有功然朝廷倚以為重故當尊崇之有功者則隨其
大小而報答之此皆是商政武王遵而勿易所以垂
衣拱手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大治也今觀前徒倒
戈攻于後以北須思量何故能如此觀垂拱而天下
治又須思量何故能如此此皆非後世所有之事後

世用兵師其人民驅之鋒鏑之下皆是出于勉强安有敵國之人自倒戈以相攻者乎後世治天下者勞其筋骨役其心智猶日不給況能垂衣拱手而天下自治乎然古人所以如此此亦非有他術只如釋箕子囚以下苟能行此則天下自然歸於治豈復勞餘力尊禮賢者散發財粟布于九服之內者皆賢諸侯列于百執事者皆有才有德而又重民五教與食喪祭信義則惇明之功德則崇報之天下雖欲不治得乎

學者讀此可以觀武王之初政矣後世人主誠能力行此道天下亦何患不治堯舜之恭己正南面無為而天下治亦不過此理而已矣

謄錄貢生臣黃　琮